



作者陪家人疗养的居住处。

最美

向阳天

□ 瑜语 文摄

那年陪家人疗养，我在海曙区龙观乡度过了数日时光。

初见民宿管家梁子，就给人一种暖意。就在我左顾右盼时，她穿过晨雾迎上来，接过我们手中行李，一股清润的茶香弥漫了过来。“刚从茶山下来。”她笑着解释，引我们来到楼上二室一厅民居。

推开屋内的窗户，缓坡上的茶树铺在眼前，像大自然亲手织就的绿毯。微风拂过，茶树沙沙作响，像是在低声诉说着时光流淌。交流中得知，这个民宿是茶人老杨与几位喜爱田园与自然的企业家众筹而建，老杨是这里的主心骨。

在阳台，细细向外打量，这个民宿主要由两幢楼组成，最高也就三层，更多的区域是与茶或艺术有关的茶博馆、茶艺室、放映厅等公共空间。进门的大庭院草坪碧绿整洁。往远处眺望，自然淳朴的山水间，是农家的泥墙和土灶，一览无余的菜地，放露天电影的银幕，山野中自由奔走的鸡群……三面青山如黛，茶园叠翠。余下一面是开阔的平原田野，风过处，听得见草木在轻轻呼吸。

住下的日子里，除了操持简单的一日三餐外，多是与书、与茶为伴。渐渐地，我发现白天这里的人多了，有来茶场社会实践的职业院校学生，有来此搞团建的公职人员，还有结伴同行休闲旅游的。有天听到了一段京腔对话：“这地方空气真不错！”“我们这次选对地方了。”“爷爷，山上的森林公园太好玩了，下次我们叫妈妈、奶奶一起来。”伴着童声，一个皮球滚到我脚下，我捡起来交给说话的小朋友，后面跟着的爷爷和善地和我打招呼，原来是从北京来游玩的祖孙三代。就在这样的热闹光景中，我偶遇老杨，闲聊中发现我们有共同相识的朋友，话题自然又多起来。他热情建议我得空去地里看看，还可以采茶、炒茶。

园丁老伯是当地的长者，常扛着锄头在田头忙活。有次我在院中看书，他乐呵呵地走过来：“大姐，要不要去摘罗汉豆？这季节最嫩，再过些日子就落市咯！”乡人的言语总是那样直白而热情。我拎着小篮跟着他往菜地走，豆荚饱满地挂在枝上，指尖掐下时，还带着泥土的潮气。当晚，锅里煮着罗汉豆，清香浸透整个屋子，那股子清鲜，是城市里寻不到的。罗汉豆一口咬下去，便让人记住了向阳舍春天的味道。

几天下来，我们和服务员小王——那个说“跟田园打交道最安心”的80后已经很熟络了。小王和他老婆都是本地人，育有一个女儿。我和先生刚入住的那几天，见小王晚上都不回家，就问他是不是每天都要值班？他说不是每天值班。我和他开玩笑，是不是和老婆闹别扭了？他咧着嘴，“嘿嘿”地笑着

说，被你说中了。我说，没啥大不了的事吧，女孩子要耍性子无所谓了，男人要包容一点，晚上回去说几句好话，哄哄就好了……他又“嘿嘿”地笑开了。第二天早上我刚吃完早餐，小王远远向我招手，笑着喊我：“姐，我陪你去采茶吧！”我对先生说，看样子昨天他和老婆和好了。

太阳把茶山晒得透亮，《采茶舞曲》的轻快旋律顿时在耳边响起，指尖捻起嫩绿的芽尖，左右翻飞间，我也自觉有了几分茶农的模样。近两小时下来，两只小背篓盈筐，但我已被太阳晒得发烫，暗叹采茶并非赏景般轻松。回到庭院的大铁锅前，跟着小王炒茶，铁锅的温度灼着手。反复翻动间，茶叶的清香愈发浓郁，最后收得三两新茶，捧在手心，成就感油然而生。从种茶、采茶到制茶，步步不易，杯中茶汤的甘醇，唯时光与汗水酿就。

民宿里的几位姑娘，至今我不知她们名字，但却印象深刻。她们端菜、送茶、打扫卫生，虽然谈不上特别专业，但个个可爱，讨人喜欢。闲暇之时，她们也经常围在一起打闹嬉笑。那天下午，我在院里散步，见三个姑娘，一个嘴里念念有词，手舞足蹈，另一个端着手机左拍右拍，还有一个在旁边不停地挥手提示着什么，貌似“导演”。原来她们是在做直播宣传——这里的新鲜事，茶山的晨雾、菜地里的新绿，都成了她们镜头下的风景。她们清纯的样子使我不由自主停下脚步，默默注视，心里念叨：年轻真好！

尤其是那位新疆姑娘，大眼睛、高鼻梁、修长的身材，每次和我打照面，她总是一抿嘴，轻轻一笑，低头，转身像风一样离去，我私底下叫她“古兰丹姆”。后来我知道她是在网上搜到民宿的招聘启事，奔宁波而来快两年了。这位维吾尔族女子既喜欢上了宁波，也喜欢上了茶山。

感觉中，这时间快得像一场温柔、转瞬即逝的梦。离开前的晚上，我独自坐在庭院一侧，月亮当头，满天繁星，微风习习。满脑子都是这里的风景和点滴，先生来催回屋休息，我仍毫无睡意。是不是在期待“古兰丹姆”和姑娘们出现，想和她们再一次愉快聊天？但她们忙碌了一天，怎忍心惊扰她们？

说不清自己是怎样的心绪，在夜色中便轻轻哼起一曲：“我想攀附月色，化一阵清风；吹醒群松春醉，去山中浮动；吹下一针新碧，掉在你窗前；轻柔如同叹息——不惊你安眠！”

再望一眼茶山，风里仍有茶香。几天田园时光，不只是体验了采茶、摘豆、制茶，更像是捡回了一份久违的平静——原来最动人的生活，从来都在这些与草木打交道的细碎里，在那些与人真诚相待的笑容里，更在每一个寻常却温暖的日子里。

老墙门里的旧时光

□ 朱峰

冬日午后，阳光暖暖地透过窗户，我坐在书房的藤椅上翻着闲书，看着杯中的茶叶一瓣瓣舒展开来，仿佛是一个袖珍版的春天。阳光似乎越来越灿烂了，一种叫“怀旧”的情怀渐渐涌上心头。

我是在宁波老城区最常见的老墙门里长大的，老墙门的外面是一条叫“后河巷”的小巷。老宅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，是我外公的祖上传下来的。房子里，红木家具和各种摆设均透出一股古朴幽雅的气息，那只老式挂钟每日每夜“嘀嗒嘀嗒”地响个不停，好似时光老人在讲述着过去的故事。屋外有一个很大的天井，是我儿时玩闹的场所。老宅里住的，除了外公外婆和我之外，还有表哥和小舅舅一家人，大家感情十分融洽。小舅舅是一位生物教师，他空闲时在围墙旁的空地上种了紫薇、月季、百合之类的花，还搭起了葡萄架，再是种了石榴和柑橘，加上原先就有的小竹林、杨柳树，简直成了一个小小的植物园。我常和两位表哥在这里爬树、捕鸟、捉蟋蟀……这些玩意在现在城里长大的少年看来，恐怕如同童话吧。

老墙门的旁边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，小巷即由此得名。那时常有渔人在这一带出没。河埠头常可看到浣衣的主妇和姑娘，在我童年的印象中，她们都是美丽的。每天早晨，天刚蒙蒙亮，我那慈祥勤劳的外婆便拎着菜篮子穿过青石小巷去买菜了，每次回来，我都能在她的篮子里看到几条活蹦乱跳的鱼和一些青翠的蔬菜。吃过早饭，外婆开始了一天的劳作，而我便坐在屋檐下看《水浒传》之类的连环画，直到黄昏降临，屋顶升起袅袅的炊烟。那是外婆在做晚饭了，而这时我总站在老树下望着天空飞过的白鸽，想着自己小小的心事。到了晚上，我那通读《三国演义》的外公会给我讲些刘关张英雄结义的故事。

不久，我上了小学。每天早上，外婆殷切地目送我穿过小巷，越过小桥，走向不远的学校，走向人生的第一个驿站。这样的情景至今仍时时在我心中浮现。小学四年级时，我转学随父母一起生活，离开了老屋。三十余年前，外婆和外公相继离开了我们，再后来，这里夷为了平地。不久之后，在原来的后河巷位置，拔地而起的是一个新型住宅区——“后河小区”，与宁波工程学院老校区、宁波市实验小学分部相邻，周边环境幽雅怡人。

阳光渐渐被时间所融化，我从老黄历中走了出来，此时茶已凉了。青石小巷、老墙门、河埠头、旧瓦房……这些我年少时最常见的事物渐渐远去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宽敞洁净的城市道路和各种现代化的建筑。只是，那些充满亲情与温情的江南旧事，在我的记忆深处，永远不会消失！